



抵达日本下矿为奴

“死亡队伍”到矿山 穿着单衣打扫雪

刘连仁他们在青岛被押上一艘轮船，在海上走了6天，到了日本九州的门司。在这里上了岸，日本人叫他们办手续。一个一个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刘连仁等人就说是种地的，可日本人偏偏说他们原来是当兵的，被俘虏了。日本人从800多个劳工中拨出200人，包括刘连仁在内，又坐火车、坐船从函馆上岸到了北海道，再坐火车到雨龙郡沼田村。

刘连仁一行人背着可怜的行囊，影子一样走着，被押往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火车站的日本铁路职员把这些中国劳工，称为“死亡队伍”。

刘连仁他们新来的200人住在宿舍区一幢大楼的一个通间里，屋里密密地排了四排双层铺，每层都挺矮，刘连仁个子高，却被安排睡下铺，他坐起来头就顶着上铺，睡下来都像沙丁鱼一样一个挨着一个，睡梦里翻身常常会碰着别人。

北海道的气候类似中国黑龙江省的北部，天冷得早，也冷得出奇。刘连仁他们到的时候，已经进入北海道的冬天，常常大雪纷飞。有时候寒风凛冽，树木冻折了，土地冻得“嘎巴、嘎巴”地响着炸开了裂纹。这儿下的雪是雪粒子，像玻璃屑似的发着光亮，落在身上难以化掉。每家每户的屋檐上都装着拦雪板，以免雪下大了，雪块掉下来砸伤人。但是，雪给拦雪板挡着，会在屋顶上越积越厚，如果不时常打扫，积雪会把房顶压塌。刘连仁他们初到矿业所的第一天，被安排的活计就是上房打扫积雪。

当时，穿着棉的或者皮的衣服的日本人在室外都冻得打哆嗦。可刘连仁他们每人只有在青岛发的一身单军装，扫雪的时候，日本人还说军装的质料太好，不能糟蹋了，就硬逼着给他们换上了一套更薄的衣服，下身是单马裤和日本式水鞋（大脚趾和中脚趾间是分开的）。穿上这套衣服，站在雪地里像没穿似的，浑身被冻得如同针扎，大风一刮，大伙觉得要冻成冰棒了。上了房扫雪，刘连仁他们打着寒战，十个指头发麻，连笤帚都拿不住。有个难友不小心从屋上滑下来，碰坏了窗玻璃，日本人就扒去他的衣服，叫他跪在雪地里，还用铁棍子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刘连仁等人看到这种情景，心里真不是滋味。

劣质饭食数量少 奋勇抗争求改善

吃的东西，既少得可怜，也很粗劣。每天，日本人给刘连仁他们一袋半面粉。200人每顿饭算下来，每10个人才摊上0.5公斤。面粉太少，日本人就添上一锅水煮粥，还掺上野草、苹果渣、橡子面，甚至有锯木屑。分的时候，每人只给一碗能照得出影子的稀粥。喝完了，大伙觉得像没吃东西一样，饿极了。刘连仁在家里是一个好劳力，块头也大，食量比一般成年庄户人大得多，这会儿更是饿得睁不开眼睛，拖不动腿脚。

为了不被饿死，刘连仁和难友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抗争抗争，就在开饭时一齐大声吵嚷着吃不饱。闹一闹发生了一些效果，日本人给的面粉增加到两袋

刘连仁一行人在青岛被押上一艘轮船，到了日本九州的门司，又坐了火车、船，舟车劳顿，辗转到了池田村，被押往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刘连仁等人被迫下煤矿，遭受非人的虐待。冬天下矿却被迫光着身子，稀饭能照出人影。劳工们经常遭到日本监工的毒打，眼睁睁看到中国工友遭矿难而亡，刘连仁暗下决心，逃出这魔窟。



昭和矿业所的矿井(资料图片)

子，大伙一天从吃三顿稀的改成了两稀一干，不过这顿干的也只是一个半个拳头大的小馒头。一口把小馒头吞下去，刘连仁咂摸咂摸嘴，小声咕哝道：“连吃五个也吃不饱呢。”再想起在老家草泊的日子，虽然平时吃的是玉米面、地瓜，有时也到地里找些野菜掺着吃，但不管怎么样，大体上能混个肚子饱。叫日本鬼子抓了劳工，到了这天寒地冻的异国他乡，连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到老家，能不能再见到爷娘和媳妇，刘连仁眼窝里禁不住滚下了两行心酸的泪水。

矿井犹如活地狱 死亡边缘过生活

到昭和矿业所的第五天，刘连仁他们就被逼着下矿井挖煤了。日本监工给刘连仁安排的活是抱着电钻打煤。为了减少衣服的磨损，日本监工以矿井里脏为借口，硬逼着刘连仁他们脱光了衣服下去干活。干活有定量，9个人一天得打50车煤炭，每车要装200公斤到250公斤，完不成定量不准收工。刘连仁他们上工和下工都见不到太阳。开始打煤的时候，刘连仁抱着电钻不会用力，费劲大，出煤少，不得不干了白班又上夜班。整天囚在矿井里，大伙都被煤渣沾成了一个活动的头号煤球，谁也认不出谁的模样。干完活，又捞不着洗澡，不多久，刘连仁和大伙身上都长了疥疮。疮口沾上煤渣煤灰，越烂越大。

当时有两个日本监工，一个会说一些中国话，大伙给他起了个外号“中国话”；一个不会说中国话，开口就骂劳工“苦拉”，鼻子比较大，大伙背地里就叫他“大鼻子”。这两个监工拿中国劳工像猪狗，甚至连猪狗也不如，只要看着谁手脚慢点或者看着不顺眼，就用木棒、铁棍、洋镐、洋锹打，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来自院头村的老乡王坚明就是被活活打死的。

刘连仁力气大，干活多，一些日子后，找到了使用电钻的窍门，打下的煤炭就更多了，但三天两头，还是遭到日本监工的打骂。矿里规定，劳工出工的时候要捎着午饭，中午就在井下吃。所谓午饭，也不过是给劳工一人一个小馒

头，而且一定要等到中午，监工下了命令才能吃。有一天，刘连仁实在饿得扛不住了，就偷偷地啃了一口小馒头，不承想被“大鼻子”发现，当头挨了一棍子，打得他眼冒金星，两耳轰鸣，差点歪倒。还有一次，刘连仁饿得难受极了，胃里像小猫用爪子抓一样，就摸到伙房里找点东西吃，被日本人抓住，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

日本人不管矿井的安全防护，只要挖煤产量。有的矿井打进去十几里深，只靠几根稀稀拉拉的木柱顶着。煤块掉下来砸伤人的事，每天都会发生，矿井崩塌压死人的事情也不少见。有一次，他从煤堆里挖出了三个死难的工友，个个脸涨得通红，眼珠鼓出来，眼白上嵌满煤渣，牙齿呲在外面，头上的矿灯还亮着。看到工友如此惨相，刘连仁既感到害怕，也难过得几天都睡不好觉。

还有一次，下大雨，刘连仁隔壁的坑道出现塌陷，他放下电钻就向出事的地方找过去，除了听到矿层崩裂的声音，还隐约听到被闷住的“啊呀”“救命”的喊声。他想和几个工友进里面救人，却被“大鼻子”当头打了一记重重的棒子，一个踉跄，他差点儿倒在地上。这时，那个“中国话”发话了：“他妈的，怎么不干活了？通通地快回去！”刘连仁哀求道：“井里压着人了，我们是来救人的，人命关天啊！”“中国话”挥着棍子驱赶他们，还喊着：“耽误了挖煤，你们吃得消吗？还不快滚回去！”还有什么比眼看着自己的同胞要死了却不能出手相救更让人痛心的吗？在日本监工的棍棒驱赶下，刘连仁和陈宗福等人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工位上继续挖煤。

就是生病了，日本人也逼着劳工上工。有一次，刘连仁病了，发着高烧，几天不退。日本人逼他上工，不上就打。刘连仁说：“打就打吧，打死我也不上工。”日本人看他不是装病，打了一阵就把他扔下不管了。到了第七天，日本人又逼他上工。刘连仁踉踉跄跄，一步一挪地到了工地，虚弱得站也站不稳，只好蹲着，哪知“呼通”一声，日本监工一铁棍子就劈头打了下来，打得他疼入骨髓。他一边忍着，一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想办法，逃出这座人间地狱！